



徒步文昌古道

□鲍瑾

文昌古道是通往儿时那条回家的路。沿着熟悉的古道,徒步,往前,直至山顶的那个家。此刻,阳光普照,对面的山坡仍开满了花,如昨。

只是,光阴斑驳,大门锁锈迹斑斑,你踉跄着打开这久违的门,看见了几时坐过的木凳还有那字迹模糊的奖状,一切似乎没有改变。儿时的记忆铺天盖地,山顶上的家,可以看得见每天早上的第一缕阳光,向阳而温暖。雨天,可以看得见那云雾缭绕,宛如仙境。春天,可以听得见第一声鸟鸣,清新悦耳。夏天,可以坐在高高的山坡上吹吹风,惬意自在。秋季,可以随手采摘那满树的猕猴桃,丰盛满足。冬天,可以肆无忌惮地玩弄屋檐的冰凌花。可是,你厌倦了无休止的采茶,你说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,厌倦了矮小的身子背负沉重的背篓,因为所有的物品和粮食都是背回家的。

“三世不修,生在徽州,十二三岁,往外一丢”。这是在徽州流传久远的一首民谣。可见徽州人的不易,也铸就了徽州人的坚韧、吃苦耐劳的精神。

在徽州,“十户之村,无废诵读”,在明清两代,徽州人在科举上的建树有目共睹。在徽州“连科三殿撰,十里四翰林”之类的科举故事,多得不胜枚举。生在徽州的你,不是考学就在从商的路上,几乎成了一种风尚,这种文化根深蒂固。明中期之后,徽商登上了商业的大舞台,徽商的发达一

直持续了三百多年,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奇迹。

徽州男人从商成功了,带回财富建大宅,修古道。那些明清时期修建的青石板古道,当初是通往外面世界的桥梁,当地的青石板铺设,山道如天梯一般,时隐时现,扶摇直上。令人惊叹的是文昌古道修建的工艺,每块石板的六个面都被凿得很平整,每一级石阶的铺设都很工整,垒砌的细节都一丝不苟,虽然经过了近百年的岁月,青石板仍然完好如初。对于出行不便身居大山深处的徽州人,这些古道可谓高山的高速公路,堪称“高山上的长城。”

岁月的变迁,宅院破落了,古道有着岁月的苍绿,徒步背包客,摄影爱好者,在高山与沟壑间穿梭,享受十里春风和一路花香。而你,在寻找儿时的记忆,岁月斑驳,树影婆娑,你遇见了,那是邻居阿婆,苍老得差一点没有认出来。一个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女人,她的背篓破旧了,背也驼了,阳光下,她弯着腰在采茶,笑容安详,这个时候,你倍感亲切,你闻到了童年熟悉的味道,有你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,而在过去,你是那样憎恶采茶。

曾经,鸡犬相闻。如今,人烟稀落。谁家的院墙,爬满了青藤,遗忘的旧院里,长满了苔藓,风雨飘摇的老屋,寂静地守着每天的日出日落。

徒步文昌古道,携清风,闻花香,忆过往,穿越了厚重的历史,光阴里有了苍绿的味道。

遗址怀古

□张亚琴

朱寨镇的润河湾里,台家寺遗址坐落于此。

看到它时,只是一个略高于周围的圆形土丘,平淡无奇。可奇怪的是,走在这空旷之地,双脚似乎踩在了历史文化的脊背上,沉重而苍凉之感迎面向我扑来。

不由得,放缓了脚步,静心感觉它的厚重,仿佛走到了它的漫长岁月,也走到了阜南文化的根基。

如同树冠铺展在墙檐下,年轮记载着它的古老;河水侵蚀了礁石,纹路印证着年华。台家寺遗址,也是用寂寞的泥土诉说着它的古老和曾经的生机。

淮河中上游北岸的阜南,地处江淮西北部,三国名将吕蒙的故乡。不只如此,北宋名吏焦千之,明代将军苏仰泉,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刘体仁,解放军将领聂鹤亭均出生于此。

县城不大,但现存的新石器时代的贺胜台遗址,春秋原鹿故城遗址,田集东岳遗址……

它们都在见证阜南的历史轨迹。

台家寺遗址也是如此。当那被岁月封存了五六千年的土层里,远古的一切地下秘密,一下全袒露在了阳光之下,展示在了现代人的面前,不免感到有些好奇、惊讶:我们的远古祖先的生活工具原来是这样的。

从现场发掘的照片上,我的眼前展现的是一片黄色的土地,是一堆堆难以辨别的陶器和玉器残骸,是一个个形态各异的生产生活工具,它们都被那漫长的时光侵袭成腐蚀的碎片。那些器具虽然粗糙暗淡,虽然静然无声,可拿出来的分量不容小觑。

比如青铜龙虎尊。

现在,你只有在国家博物馆里,才可以看到它。

1957年6月,当它从台家寺遗址由农民徐廷兰用鱼网捞上时,没有人会想到它会是件国宝。

尊呈圆体,大侈口,塑造了三条蟠龙的形象,尊腹以三道勾云状扉棱为界,把尊腹分成三个纹饰区,每一区均饰虎食人图案一组。其实,“虎食人”图案,在商代晚期青铜器上时有出现,其寓意众说纷纭。有人根据《吕氏春秋》中所说,认为这应是饕餮食人的形象;还有人说,虎是东夷某方国的图腾,虎食人表示把俘虏献给图腾神。

我总认为,龙虎尊是以其不容侵犯的雄伟姿态保护着文身的淮河氏族,传递出商代及商代以前土方淮夷的原始巫风、图腾崇拜等多方面信息,展现出淮夷虎视八方的雄风。

无论何种解读,阜南的古老和厚积都是有目共睹。

这一点,原鹿故城也可以作证。

原鹿故城,也叫公桥阮城遗址。离阜南县城西南5公里许。

今天的原鹿故城,历经2600多年的风霜,仍然保留着古时候的称呼,分城里、城东、城西、前楼、后楼等村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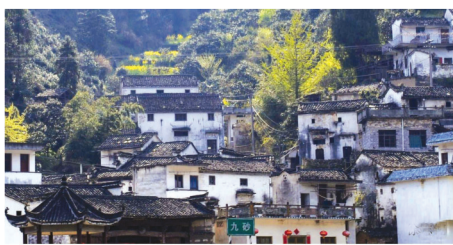
在历史上,阜南因特殊的地理优势、位置便具备了建城址的条件。因此,宋国便选择了在这处河流发达、水草丰美的地方建了一座鹿上城址。而佐证这座古城悠久的历史,是村子里大量出土的文物。

原鹿故城的重要,和它是“鹿上会盟”的发生地有关。

公元前639年,一心想当霸主的宋襄公邀集齐、楚两国国君,在此会盟。宋襄公希望楚国把附庸国分给自己几个。楚成王心里暗笑,表面上答应了宋国的荒唐要求,会盟取得了“圆满成功”。但是,当年秋天的孟之会上,楚成王暗藏甲兵,突然发难,逮捕了宋襄公,并进攻宋国。幸亏宋国司马子鱼涉险提前逃回宋国,并积极组织抵抗,楚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。

如今,台家寺古遗址和原鹿故城静静地躺在润河边,它从历史的深处蜿蜒而来,又曲折折地通向历史的另一端。玉器、陶器、骨角蚌器、原始瓷器等,只是一个见证。曾经来往,居住的人无论是伟大,还是平凡,却都已经过去,而远古人留下的足迹、印迹,留下的阜南文化,却是永恒不变的。

新安江百里山水画廊



新安江山水画廊位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皖南歙县,穿行于崇山峻岭之中,是黄山——徽州古城歙县旅游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。新安江流域的大片土地是古徽州的发祥之地,是徽州人的母亲河。

新安江景区全长约50公里,水面皎洁如镜,沿岸千仞石壁临江卓立,粉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。

春天的新安江两岸油菜花金黄,山花烂漫,姹紫嫣红。徜徉其间,“风烟俱净,天山共色,从流飘荡,任意东西,奇山异水,天下独绝”,好似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。

山一程,水一程,山水兼程赏新安江百里山水画廊。
徐志鏊 文/图

征稿启事

如果你热爱旅游,如果你喜欢边走边记、边走边摄,欢迎来稿,跟大家分享你旅游的故事和感悟。文字和照片均可。投稿邮箱:xxss15@163.com。